

笔会文粹
1997

面对永恒



文匯出版社

笔会文粹

1997

面对永恒

文汇报 笔会编辑部编



文匯出版社

特约编辑：萧 宜

叶米羊

责任编辑：叶义辉

封面装帧：陶雪华

面 对 永 恒

——笔会文粹 1997

文汇报笔会编辑部编

文匯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政编码 200002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市青浦任屯印刷厂印刷

1998 年 4 月第 1 版 开本: 850×1168 1/32

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: 400,000

印数: 1—5,000 印张: 18.5

ISBN7—80531—510—8/1·48

定价: 28.00 元

目 录

龙应台	啊,上海男人!	(1)
沈善增	捧不起的“上海男人”.....	(7)
吴 正	理解上海男人.....	(10)
冯世则	说“横扫”.....	(14)
龙应台	我的不安.....	(16)
龙应台	“我也是上海男人”.....	(23)
程乃珊	我在香港认识的资本主义.....	(27)
周瑞金	总编辑与书法大师.....	(49)
曹明华	弱者——强者.....	(53)
吴冠中	赵燕侠与海派.....	(56)
杜 毅	挂绿荔枝.....	(59)
李 劫	山顶立和海底行.....	(67)
李国文	说三道四集.....	(70)
应 红	近看董桥.....	(73)
邵燕祥	关于《邵燕祥文抄》.....	(76)
王 殊	音乐之乡并非都是音乐.....	(79)
赵丽宏	面对永恒.....	(83)
章含之	追思徐迟.....	(86)

资中筠	信誉能否靠良心来保证?	(92)
周谷城 宋 健	关于“夏商周断代工程”的书简	(97)
李慎之	“什么时候找你聊聊去!”	(99)
董鼎山	莎士比亚的消逝	(102)
陈祖芬	老大妈亲自接见市长	(104)
沙叶新	男儿当自强	(108)
谢 晋	出大作品的时代	(122)
董 桥	英华沉浮录	(125)
江才健	物理科学第一夫人吴健雄	(129)
王元化 黄 裳	“样板戏”七人谈	(140)
徐中玉 何满子		
蒋锡武 刘连群		
翁思再		
何士光	书不能越读越多	(146)
萧 乾	我的工读生涯	(149)
舒 婷	与寂寞相持	(157)
林 庚	无限的追念	(160)
俞黑子	多情未必不丈夫	(163)
贾平凹	答客十问	(168)
贾植芳	我认识的许地山	(173)
陈乐民	南北京海	(175)
潘向黎	心外幽情或者纯真年代	(179)
刘心武	讲述真故事	(183)
陈明远	从《4 分 33 秒》谈起	(189)
黄蓓佳	小楼温馨事	(193)
汪曾祺	论精品意识	(196)

赵燕侠	割不断上海情·····	(198)
孙 颢	球迷心态·····	(202)
刘 思	“拍马”与“擦鞋”·····	(206)
陆文夫	有用与有趣·····	(208)
罗 洛	月亮·····	(212)
尹明华	今天,她还在吗? ·····	(214)
杨 澜	朋友的选择·····	(216)
季 石	《心香泪酒祭吴宓》质疑·····	(219)
周国平	怀念土地·····	(225)
马艳丽	情满西双版纳·····	(228)
陈 钢	情商重于智商·····	(231)
马 达	“跑新闻”和“新闻眼”·····	(235)
席慕德	卡内基音乐厅门外的疯汉·····	(238)
叶 辛	香港情思·····	(241)
吴祖强	共同的心血与苦乐·····	(244)
蒋子龙	香港的性格·····	(247)
顾正秋	师徒情缘·····	(251)
倪 萍	生命不曾圆满·····	(255)
徐开垒	兄弟异途同归·····	(258)
汪浙成	江南第一家·····	(262)
江 迅	缔造一个新香港·····	(266)
曾 卓	难忘的一幕·····	(279)
张中行	关于杨沫·····	(281)
钟叔河	记得匡互生·····	(289)
邓琮琮	第十二座雕像·····	(293)
舒 展	热潮过后·····	(305)
张建伟		

潘虹	龙套演员	(308)
张 锲	心债难忘	(313)
冯日乾	“羞刑”未必行	(320)
冯骥才	手下留情	(323)
莫小米	单纯	(327)
葛剑雄	石库门,留得住吗?	(329)
梁晓声	凝视商业时代	(334)
刘洪波	感情代理	(340)
木 人	淡化烦恼	(343)
彭瑞高	唱军歌	(349)
朱铁志	与“蓝眼珠”辩论	(352)
杨克林	沉入血海	(355)
江 迅	没有晚报的都市	(361)
翁 闾运	无名书家	(364)
李建永	“一家两制”	(366)
熊秉明	看蒙娜丽莎看	(369)
聂华苓	我的家在安格尔家园	(379)
陆寿钧	父亲的“文章”	(384)
子 韦	民间“顺口溜”是非谈	(387)
席慕蓉	声音的诱惑	(391)
席慕德	记住这位文化老人	(397)
谢 泳	脑力激荡的磁场	(399)
龙应台	过去的书信	(408)
朱 鸿	《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》翻阅断想	(411)
焦国标	三教授论蛭螂	(413)
金克木	我的艺术 我的生命	(416)
梅 朵		

姜德明	孙犁印象·····	(419)
伍立杨	风雨读书灯·····	(422)
沙叶新	1958年的中国麻雀·····	(425)
曾敏之	谈世故·····	(428)
周汝昌	纪念与民族形式·····	(431)
张辛欣	一条秘密之路·····	(433)
资华筠	读“血液写成的大字”·····	(437)
郁 风	我的“法国牛肉”·····	(441)
丁绍光	东方与西方·····	(444)
潘旭澜	应当正名·····	(453)
余秋雨	欢迎米丘·····	(456)
啸 声	艺术家与现代社会·····	(459)
全一毛	读《笔会》的两篇杂文·····	(462)
柯 灵	从古代才女到现代才女·····	(465)
史中兴	窑洞今昔·····	(469)
池 莉	吃好不容易·····	(472)
黄宗江	“你不像季羨林”·····	(477)
迟子建	祭奠鱼群·····	(481)
肖复兴	关于蔡立坚·····	(485)
池田大作	中国的发展将为世界瞩目·····	(490)
于光远	玩具·····	(494)
严 秀	勿王顾左右而言它·····	(497)
刘 金	向金庸先生进一言·····	(500)
金 庸	论岳飞与秦桧·····	(503)
安立志	《罐斋杂记》断思·····	(510)
陈香梅	和改革开放的中国一同迈进21世纪·····	(513)

巴 金	《巴金书简》小序.....	(515)
王仰晨	半个世纪的友谊.....	(516)
杜 颖	难忘的友情.....	(521)
肖文苑	陆机的转变.....	(525)
朱健国	散步所思.....	(527)
孙贵颂	中西象棋差异论.....	(529)
王安忆	接近世纪初.....	(532)
许广平	许广平书简.....	(541)
谢友鄞	文字的遗址.....	(547)
叶廷芳	杨绛先生印象记.....	(549)
黄 裳	故人书简.....	(554)
萧关鸿	编后.....	(565)
附录一	关于首届笔会文学奖.....	(567)
附录二	首届笔会文学奖评委评语.....	(569)

啊，上海男人！

龙应台

我是一个台湾女人，在美国和欧洲生活了 20 年。从俄罗斯到南非、从以色列到菲律宾，全走遍了，以为这世界上能让我真正惊讶的事情大概已经没有了，直到我认识了上海男人。

在 10 年前开始阅读大陆文学的时候，印象最深刻的不是民族苦难、十年浩劫什么的，而是：咦，怎么小说里下厨烧饭洗碗的以男人居多？瞄一眼我的书架！随便抽出一本翻翻：你看，夫妻俩要请客了，“十三日一早，周敏起了床就在厨房忙活。”这周敏可是个男人。“因为临时居住，灶具不全，特意去近处旅馆租借了三个碗、十个盘子、五个小碟、一副蒸笼、一口砂锅。”周敏紧接着开始剖鱼，他的女人就试穿上一套又一套的漂亮衣服，化妆打扮。这样的情节在台湾的小说里可难找到，台湾作者要编都编不出来。

社会主义教出来的男人还真解放，我记得自己曾暗暗惊叹。

在海外见到的大陆女人，说得夸张些，个个抬头挺胸、骁勇善辩，没有人认为应该牺牲自己去成全丈夫的事业。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谚语，“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有个温柔的女人”，不能用在

大陆女人身上；她们昂首阔步地走在前头，不在男人的阴影中。相形之下，台湾女人处处流露出传统“美德”的痕迹：温良恭俭让，样样具备。仪态举止上仍讲究“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”的羞怯。自己的事业一不小心太顺利时，还觉得对男人不起，太“僭越”了。

瑞士的女人不久前还没有投票权。德国的女人，婚前也许雄心勃勃，一旦有了孩子就发现幼儿园、小学、中学都只上半天课，下午她就得留守家中做保姆、清洁妇、厨师、司机兼园丁，而这些工作又全是无给职，她变成一个伸手向男人要生活费的配偶。德国女人是欧洲有名的贤妻良母，为丈夫子女牺牲自己的事业不仅不被当作美德，简直就是女人应尽的义务。走过德国的小村镇，你可以看见一户一户的女人在晒棉被、擦窗玻璃，擦呀擦呀擦得一尘不染，等着男人回家来夸奖。

所以我对大陆男女关系的平等是有心理准备的，只是没有想到上海男人在大陆男人中还自成一格，是一个世界稀有的品种。

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，只要侧耳听听人们飞短流长地说些什么，大概就可以探知这个城市的文化特质。走进安徒生的家乡，你会听见人们窃窃私语小美人鱼如何受父权压抑，不让她追求爱情。走进格林兄弟的小镇，你会听见人们如何议论灰姑娘辛德瑞拉的后母。走进李昂的“杀夫”小村，你会听见人们耳语妇人林氏如何被丈夫毒打强暴。而不分古今或中外，童话或写实，流言中被虐的都是儿童和妇女；二十四孝是一部儿童被虐史，烈女传是一部妇女自虐记。但是在 20 世纪末的中国上海，你说奇怪不奇怪，流言的主角竟是男人，被虐待的是男人。

某人被妻子赶了出去，在黄浦江边踱了大半夜。房子是妻子

的单位发的，所以女人指着门叫他走，他就得走。某人在外头有了情人，妻子便让他每天趴在地上拖地，来来回回地拖，直到他一双手脱了臼；没关系，装回去，再拖。某人有一天回家晚了，发现他的写字桌、书箱衣物被妻子扔在门外，像丢垃圾一样。某人想离婚，女人就把水果刀按着手腕威胁自杀，男人遂不敢再提离婚，但女人从此每晚强迫男人向她求爱……

“男人——”我小心翼翼结结巴巴地问，“男人——也可以被被强迫吗？”我并没有那么无知，可是我们是在谈上海男人，情况也许特殊些。

“怎么不可以？”亲戚轻蔑地白我一眼，继续说，“小张每天都像死人一样去上班，再也没力气要离婚。他老婆还揍他呢！”

哦！那么上海男人和瑞典男人差不多吧？在国外的报道曾经读到一份联合国发出的文件，说是瑞典男人被妻子殴打的情况普遍，呼吁瑞典人成立保护男人组织，拯救被虐男人。在欧洲，瑞典的男女平权被认为是最进步的。为什么当女权得到伸张的时候，男人就取代女人成为受虐者？难道两性之间无可避免地必须是一种权力的斗争？我来不及深究，因为眼前这个上海男人正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他怎么怕老婆。

我爱我老婆呀，她叫我做什么，我就做什么。他说起来眉开眼笑。旁人七嘴八舌地催他，讲讲讲，讲你怎么上厕所。他就说，老婆爱干净，不准他用身体去碰马桶，所以他总是双脚蹬到马桶边缘去办事的。有一次，一个打扫厕所的老太婆，从外头往下看，哎呀，他的脚不见了，就一面叫骂，一面用拖把打门；他不为所动，老婆的命令，不下来就是不下来。

和一个文化界的朋友午餐。吃了一碗蚂蚁汤之后，他开始吐露一点婚姻上的苦恼。“你别看我在外面好像还是个挺重要的

人，”他擦擦额头的汗，“在家里呀，我什么都不是。”第二天我们要一起参加一个会议。“我老婆叫我提早赶回家去买菜做饭，她有个亲戚要来看她。”

他摇摇头，愤愤地说，“我才不赶回去呢！是她的亲戚，你瞧瞧。”第二天，会还没完他人已不见。别人不知他到哪儿去了，哈，我知道。

接着是表姨要我到她家去吃午饭。我当然要她别麻烦，出去吃好了。不麻烦，不麻烦，她说。到她家时，饭菜已热腾腾上了桌，表姨和我坐下来吃，厨房却仍乒乒作响，是谁在做菜呢？

端着热汤走出来一个年轻男人，表姨介绍，是她将来可能的女婿，一个工程师，刚巧从外地来访，所以要他下厨。果真不麻烦。

吃过饭之后，是这个男人收拾碗筷、清理厨房。

清洗之后，他陪我们两个女人逛街看衣服店。逛街的时候，他跟在我们后头，手里的大包小包一包比一包重，走了一个下午。

“你说嘛，这种情况，”回到台北，我问一个在大学里教书的朋友，“在台湾可不可能？”

她并不回答，却若有所思地边想边说，“我想起来了。我在上海借住在一对不怎么熟的夫妻家里。有一天出门回去的时候，发现男主人把我换下来的内裤都给洗了，晾在阳台上。我大惊失色。”

“现在，我明白了，”她微笑起来，“上海男人嘛！”

我也明白了。上海男人竟然如此可爱：他可以买菜烧饭拖地而不觉得自己低下，他可以洗女人的衣服而不觉得自己卑贱，他可以轻声细语地和女人说话而不觉得自己少了男子气概，他可

以让女人逞强而不觉得自己懦弱，他可以欣赏妻子成功而不觉得自己就是失败。上海的男人不需要像黑猩猩一样嘭嘭捶打自己的胸膛、展露自己的毛发来证明自己男性的价值。啊，这才是真正海阔天空的男人！我们 20 世纪追求解放的新女性所梦寐以求的，不就是这种从英雄的迷思中解放出来的、既温柔又坦荡的男人吗？原来他们在上海。

“我才不要上海男人呢？”25 岁的读者翻起白眼，一脸不屑，“长得像个弯豆芽，下了班提一条带鱼回家煮饭，这就是上海男人。我要找北方人，有大男人气概。我就是愿意做个小女人嘛！”

我怜悯地看着她光滑美丽的脸庞，很想告诉她：年轻的女郎，为这大男人气概，你可得付出昂贵的代价，那就是你自己的生命发展。你不知道天下宝贵的男人就在你的身边。

我没说，只是带着一大团困惑离开这迷人的城市。上海的男女真平等吗？不见得。只需看冰山一角：我接触的是上海的所谓文化精英——碰来碰去都是男人，和在台北、在德国美国，没有两样。也就是说，在公领域里，社会的资源和权力仍旧掌握在男人的手里。上海女人说起来如何厉害、如何能干，显然还局限在私领域中。两性权力分配的均匀只是浅浅的一层表面，举世皆然。

而那 25 岁的女郎对大男人的向往，并不是轻易可以嗤之以鼻的。美国诗人罗伯特·布莱所写的“铁约翰”成为畅销书，可能是因为他提出了一个令许多男人女人困扰的问题：

解放的男人、温柔的男人、不以帮女人洗内裤为耻的男人，当他们发现女人竟然开始嫌他们不够男子气的时候，何去何从？而女人，穿上男人的衣裤、跨着男人的大步，做男人的“同志”与他并肩开辟天下，当她们发现男人竟然开始嫌她们不够女人味

的时候，又何去何从？

在上海，被男人养着玩儿的“金丝雀”和小女人又出现了，好像历史又往来时路倒着走。两性之间究竟是否脱离得了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模式？男女平等、互敬互爱的前景究竟是什么呢？

骑着单车、拎着带鱼回家的可爱的上海男人，是不是也正想着这个问题，心里有点儿忧郁？

（刊于 1.7）

捧不起的“上海男人”

沈善增

有朋友来电，说龙旋风刮上门来，一篇《啊，上海男人！》，把沪上的须眉一笔横扫。于是我去找那篇文章来看。原以为是篇火辣辣的檄文呢，不料却读到了一篇很缠绵悱恻的祭文。龙女士祭的是她心目中理想的男子形象，从那深自失落又强颜调侃的语调，我推测，这甚至可以说就是她的整个人生理想。因为从理论上说，“20世纪追求解放的新女性所梦寐以求的，不就是这种从英雄的迷思中解放出来的、既温柔又坦荡的男人吗？原来他们在上海。”然而在感情上，她又不能不觉得这样的男人“不够男子气”。鱼与熊掌不可兼得，于是她“只是带着一大团困惑离开这迷人的城市”。所以她其实无意开罪上海男人，她与之过不去的是那个长久盘踞在她心头的理想男人的偶像。

文章的后面提出了一连串的困惑，很有点像祭文里此岸的人向彼岸的灵魂发出无望的呼唤。

譬如她有意无意地将男人下厨（大陆叫“围裙丈夫”）与惧内（她叫做“男子被虐”）混为一谈。

男人下厨，是中国大陆特有的经济生活条件（女子普遍就

业,男女同工同酬)及生活习惯(以饮食为生活主要节目,以烹饪为生活主要艺术)造成的有中国特色的家务分工形式,与女子是否占有家庭乃至社会的话语权,或从男子方面说是否“惧内”是两回事。下厨的男人不一定惧内,惧内的男人不一定下厨。下厨是主动尽责,惧内是被动受压。这一点,龙女士一上来是分得清楚的。她认定上海男人“是一个世界稀有的品种”,就因为她觉得上海男人不仅下厨而且惧内。但说着说着,她又把这两件事扯到一起了。这也是可以理解的,因为她太需要证明上海男人的甘心被虐了。

男人惧内,是个历史悠久的话题,比男人下厨不知要古老多少少年,比20世纪的“女权主义”运动也不知要古老多少少年。“河东狮吼”一语典出北宋,不说世界,至少中国士大夫惧内是有优秀传统的。如果说“20世纪追求解放的新女性”忙乎了半天,炮制了女性话语权等种种理论,结果只是想造就一大批惧内的新男性,那她们实在是庸人自扰瞎忙乎了。不如干脆嫁到中国来,即使在中国女人缠小脚的时代,还不乏惧内的大老爷们。所以龙女士惊讶地发现梦寐以求的男人原来在上海,这实在是她的一厢情愿的错爱。难怪聪明的她后来又要追问:“上海的男女真平等吗?”真正惧内的男子,一般都未能修炼到超然物外,不以其为耻的水平。而在人前宣讲、夸耀自己惧内的,他的惧内就很可疑。有的是从反面来显示自己的绅士风度,因为他觉得追求解放的新女性欣赏惧内的男人,故而投其所好,表演一番,难说没有些“肉麻当有趣”的成份。有的则可能是在为另觅新欢制造舆论,甚至可能是有针对性地下诱饵。龙女士游历过世界,见多识广,按理不应该被这些从古到今男人惯用的小花招所迷惑,因此我要说她是情愿受骗。